

外篇山木第二十

此篇論全身遠害之法其要在虛已順時而去其自賢之心當與人間世並看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不以不材得終其天年

世之以材累者多矣

殺鷹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

鷹以不能鳴取殺者凡夫也

言明日弟子問於莊

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鷹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

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

有材而不自見人既不得以無材棄我又不得以有材忌我以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五

牛集十二

此混世而求自免是亦似矣然而非道也故不免於累何者謂其有心也無心則無累矣

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無譽無訾

大道本無物我世人妄有分別是非蜂起而道德離矣無譽無訾不可得而貴

賤也

一龍一蛇

不可得而聖凡也

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

消息盈虛與時變遷也

一上一下以和爲量

或升或潛位無居自和其光也

浮游乎萬物之祖

游心於混

沌之天太始之初猶云眾父也

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

音耶物物猶言生物不物於物猶言不生於物也則物焉得而累我耶

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

萬物之情人倫之傳

情性情也物賤而人貴功名暫而性命永

世者則傳入世之法有出於世者

則傳出世之法此人倫之傳也

則不然合則離

必有間而勢聚離之成則毀成則功高必有

者成則毀忌而毀之者

廉則挫

廉則圭角露必有抑而挫之者尊則議

尊則觀望者多必有從旁議之者

有爲則虧

有爲則功成故智人必

有惡而謀之者

不肖則欺

不肖則愚人必

胡可得而必乎哉

材則如木不材

則如鴈均之不能以自免及胡

不得而必乎哉不能必無患也

悲夫弟子志之其惟道德之鄉乎

不茲才不韜能無肯專爲與世和同此道德之鄉也

市南宣僚見魯侯有憂色

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學

修業國無廢祀野無遺賢可無患矣而居然不免是以可憂

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

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饑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

俛而喙仰而四顧深居而間出以避

患也而竟不免繒繳阱阱之虞以皮自累也

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

音聊吾願君剗

道藏輯要

程疏三

南華真經

卷

牛集十一
上X上

音形去皮

形不遺則國得爲之

枯形去皮累剗形所以去皮

酒心去欲

心不白則欲得爲

欲而遊於無人之野

內不見已外不見人

天下之大解脫也

簡靜戒定加慧字遂爲不能剗形去皮以淨其外洒心

又何必更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

法門之宗旨有志學道者誠

愚而朴少私而寡欲

無私也知作而不知藏

無私也與而不求其報

無爾我也不知義之所適

無分也不知禮之所將

無往來也猖狂妄行乃

蹈乎大方任意而行

其生可淹落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

與道相輔而行生可樂卽詩云樂土也

死可葬卽文王澤及枯骨也國與俗之所以有累去之捐之則無爲

矣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

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

君無形倨據無留居以爲丘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

與爲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寘君

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岸

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

陸西星曰又爲

屏弱之夫沈溺愛河不能解脫者加一鞭策蓋人無車則困無糧則飢皆爲形骸所累若能外其形骸寡其嗜欲坦然出于苟簡之田立于不貸之圃從此涉江浮海溯流窮源愈造愈深愈往愈遠彼送者到岸而反君自此獨行入于寥天去人遠矣去人遠則與道爲鄰尚何離羣索居之足患哉

故有人者累

得眾而有國則有有國之累

見

有於人者憂

見有於人而爲君則憂民之憂故堯非有人寄之百官委之萬物非見有於

人也

因民任物而不役已吾願去君之累

不有除君之憂於人而獨與

道遊於大莫之國

大莫之國猶言廣莫之野卽無何有之鄉也

方舟而濟於河有虛

道藏輯要

程疏三

士

牛集十一
七

船來觸舟雖有偏急也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

翁音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耶則必以惡聲

孰能害之

無人虛也有人實也向也無人則不怒今有人則怒矣故去累虛已可免憂患

北宮奢爲

衛靈公賦歛以爲鐘爲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

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

朝受命而夕趨事臣之職也三月成懸必有藏仁要

故問子何方術之設而爲此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自一乃外何敢更奢聞之既周既琢復歸於朴人之生理本無造作設他術

奢聞之既周既琢復歸於朴

吾今雖當人爲之後侗乎其無識泯其知儻乎其怠疑去其復思返乎太朴之始侗乎其無識泯其知儻乎其怠疑去其

也萃乎芒乎猶言紛紛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

任其來者往者之在彼無將迎也

從其彊梁

從其強梁而不隨其曲傳

隨其曲傳

而不私其附我者因其自窮

因其力之自盡而不強其所不堪者

故朝夕賦歛而毫毛

不挫而况有大塗者乎

任物之自然而無容私故朝夕賦而毫毛不挫猶言無私毫之曲也

而况道

德之有於身者乎大塗猶云大道北宮奢未必知道而其所言仍近道也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

曰子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也鳥其爲鳥也

翂翂音耽耽

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與眾羣飛追脇而棲爲巢進不

敢爲前退不敢爲後

往來不食不爭也

不敢先嘗必取其緒

不爲人是

故其行列不斥

其行成列而人亦不斥逐之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

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六

牛集十二

乎若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

此段卽鳥之遠害喻炫才者之難免患也

昔吾聞之大

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

自矜伐者必功成名

成者隳

卽成功而

者虧

卽成名而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眾人道流行而不明居

者虧亦必損

與人則有而不居矣

以得行而不名處

顯行而不自明其處則人莫見其功莫

無轍環捐勢不事王侯無

遊說之行也

不爲功名

如此則不爲天下立

之迹也

捐勢遊說之行也

是

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

平生無求備於人故人亦不得

以備善責之此至人之不求聞達者也而子抑何以聞爲喜哉

孔子曰善哉設言以見意辭

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

杼栗入獸不亂羣入

鳥不亂行

不起分別之心鳥獸不惡而况人乎已不惡人人亦不惡之矣孔

子問子桑音零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

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音子桑

子曰子獨不聞假地人之亡與音林回亡者棄千金之璧負赤

子而趨或曰爲其布泉貨謂之布以其流布如泉也與音赤赤子之布寡矣謂赤

市則赤子之累多矣若以千金之璧爲布寡於千金棄千金之璧負赤

於金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

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嬖以天屬者迫窮禍

患害相收也指赤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

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

則無故以離輸弟子之相聚其聚也非天屬也無故而合者亦無故而離常則

書弟子無挹於前不爲捐謾之虛禮於前其愛益加進虛父去而真意流此弟子之親愛益

加進異日桑音零又曰舜之將死真冷舜之生也有天下而不

天下傳賢不傳子冷於情也非真冷乎命禹曰汝戒之哉以下絕學棄形莫若

緣無逆也卽情莫若率簡便則緣則不離合率則不勞逸不離

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任其質之自然至讓無文奚用求文以待形哉不求文以待形

固不待物既不求文矣又何假於物哉物卽所謂名以命之器以別之者莊子衣大布而補之

正繫音繫結係履而過戈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音敗病也邪

耶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

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善騰躍之猿其得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牛集上

充

程疏三

柟音梓豫章也攬覽

音萬攢枝而蟠結

其枝而王長精神雄

壯也

其間雖羿逢蒙不能睥睨也

之如蔓之附木然

及邪視也其得柘棘枳枸矩

之間

也危行側視振動惶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

加急下着便見其筋骨之硬

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

暗耶

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

證驗昭然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几右擊槁枝策而歌焱音氏

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

以槁枝擊槁木故曰有具無節奏音響故曰無數

有其聲而無

宮角不合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

擊者之聲與歌聲犁然而可聽

顏回端拱還旋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

恐其推已而至於過大

愛已而造哀也

愛已而於過哀

至曰回無受天損易

貧而樂也天能損我之遇而不能損

道藏輯要

程疏三

二

牛集十二

我之道故無受人益難

富原非本來爲人益驕則受其無始無受爲易益矣不驕不淫爲不受益甚難無始

而非卒也

於今爲始於昨爲卒則所謂始者卽是卒矣言變化之無窮也

人與天一也夫今之

歌者其誰乎

歌者人而所以致我歌者人耶天耶吾不知其爲誰耶

回曰敢問無受天損

易仲尼曰饑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

之偕逝之謂也爲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况乎

所以待天乎

飢渴寒暑窮桎不通此天之損我者天之所行非人所得止運之所泄非人所能塞吾惟與之偕行

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

人自有生以後凡非本來

之物皆外加也其名爲益吾不守四端而用四達之途以邀爵祿於物爲有利於己爲喪我

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爲盜

不畏人耳目而強取功賢人不爲竊知而密

者也君子不爲盜名曰盜故君子不爲

賢人不爲竊知而密

地取功名曰竊故賢人不爲

吾若取之何哉有性命之命則在內爲吾故物此命乃窮通之命既爲在外

外吾若取之是盜竊而不知命者也故曰鳥莫知於鶴鶴燕目之所不宣處不

居人間之堂上則以春社來秋社去一往一來氣之所使或南或北若或驅之而不能自主爾

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

目所不宜之處則不視口所難食之實則棄之雖畏人而反代謝之義造者造無而使有化者化有而歸無既不知其禪之者又惡知其終始我方觀化且及我不敢與化爭也惟有守正以待化耳

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

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

禪者造化

也人者天之所生故曰有人天也然天之所以爲天則人之不又造化爲之主宰故曰天亦天也非謂人與天一耶人之不能有天性也

有人天也而人之不能有天則何故哉只在性分上有了加損至於以人而滅天以故而滅命爾

道藏輯要

程疏三

主

牛集十二

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聖人晏然卽所謂粹然見於面益於背體逝而終卽所謂惟聖人然後可以踐

形莊周遊乎彭陵之樊

樊離一異鵠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

目大蓮寸

周回一寸也

感觸

周之類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

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草自蔽

而搏之

指

見得而忘其形異鵠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

見螳螂之利而不莊周休逝不覩忘其真性

人逐而誣之

以周犯其栗林之禁故逐而誣責之莊周反入三日不庭

不出戶

出音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

蟬名螳螂捐彈而反走虞

名音且音從而問之夫子何爲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

而忘身吾爲守形之學忽因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動與物交

名音且音逐鵠之故而忘其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卽濁水諦

而玄覽卽清淵

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

言已不當違俗而犯栗林之禁

今

吾遊於彭陵而忘吾身異鶴感吾類遊於栗林而忘眞栗林虞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也

戮辱也不出戶庭蓋悔之也

陽子之宋病於逆

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愛之而美者

賤增之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自美則有吾

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自惡則有吾謙遜之意吾不知其惡也

陽子曰

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吾安往而不愛哉

驕盈矜伐人神之所不與虛己

循理天下之所樂推

復圭子曰山木以不材終其天年前已累言無用之用也今

重豆之又曰鴈以不能鳴取殺則涉世者奈之何周將處夫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程疏三

主

牛集十二

材與不材之間似可免禍也然而非道德之正也乘道德而浮游者則不然凡物有成虧斯有毀譽而至人無成與虧則亦無譽無訾凡物分聖凡斯有龍蛇而至人聖凡莫測則龍耶蛇耶皆不得而名時有消息吾亦與之爲消息而不專主於進時有盈虛吾亦與之爲盈虛而不專主於退而惟以太和爲運用身在後天神遊先天豈惟爲眾父父且爲萬物祖矣豈惟物物而不物於物且有物者不得而累我矣古之人有行之者神農黃帝是也此皆出世法也不知入世之法安知萬物之情人倫之傳乎合不與離期成不與毀期然未有合而人不離之成而人不毀之也廉不與挫期尊不與議期

然未有廉者不招挫尊者不招議也天下無爲不虧已方有爲圖其成人且從旁撓之利其虧天下賢無全德已方好修而慕乎賢人且乘間謀之汙其行天下不肖亦有一得之長已方附乎與能之例人且多方凌之阻其進惟遊於道德之鄉者超乎萬物之上不與萬物伍而物焉能礙之彼魯侯者以學道修業敬鬼尊賢求免患而不得此其所以見譏於南宣僚也夫豐狐文豹山棲穴處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間出求食定也然猶不免於網罟者其皮爲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耶胡不外淨爾身毋與接爲構內淨爾心毋日以心鬪而遊於無人欲之天則天不能禍而地不能災矣今天下人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牛集十一
卷上

人有皮毛也人人有情欲也讀南華者盍不自省焉南越有建德之國猶釋氏所云西方極樂之國也此一段寓言爲釋氏諸經之鼻祖皆就人之一身而言天下未有愚朴之民而不少私寡欲者亦未有寡藏之民而不忘人之報者不知義不知禮人以爲猖狂而妄行孰知古有亡於義之義亡於禮之禮乃所以爲蹈乎大方其生可樂而元神不損也其死可葬視形骸如委蛻也非去國捐俗安能與道相輔而行哉魯君慮其道險而無舟車則纏於冗費而甯知節用卽我之法車也又慮其無鄰而無糧食則溺於愛河而甯知寡欲卽我之慈航也知節用則不喪我之元氣知寡欲則不琢我之元

精元氣元精固而神愈王任其涉江浮海皆神行也江海無
崖吾之所往亦無崖而不知其終窮吾今悟道則昔之少費
寡欲皆爲送君之舟車旣已得道則今之舟車皆可自崖而
返而釋氏所謂到岸不須船者蓋本於此君其遊於寥天一
而與凡遠矣惟與凡遠者乃與道鄰不然非負有人之累卽
抱見有於人之憂安能與道遊於廣莫之國哉其國有至寶
無心於寶者得之不觀虛舟觸舟雖偏心之人不怒如以有
人之舟而相觸未有不怒者怒不怒而係乎虛不虛舟虛且
無礙况人能虛已任其遊世內世外未有不免害也衛之北
宮奢賦歛爲鐘三月而後成上下之懸王子慶忌疑其有自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三

牛集十一
卷之三

利之心而問曰子何術之設奢曰自爲一鐘之外吾無敢設
他念也奢聞之大道剖而爲器器猶朴也自雕琢施則朴散
矣吾今雖當旣彫旣琢之後猶思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不
知有文彩也儻乎其怠疑不肯多着工也知之者以爲此鐘
不雕不琢不知者以爲萃乎芒乎而爲此鐘也不過爲送往
逆來之號爾孰知來者勿禁其擊也往者亦勿止其擊也强
梁者以爲不必擊吾從之曲傳者以爲當擊吾亦隨之因其
自起自止故朝夕賦歛而毫毛不挫猶云不妄費作無益以
害有益也而况有大道者可無復朴之志乎孔子圍於陳蔡
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弔之曰吾與子言不死之道夫

鳥之畏人者其常性也獨東海有鳥其名曰意怠飛必以羣棲必依人宜其不免於患也然而彼進不前而退不後則網羅無可害食不先而取必縉則藥餌不能害其行列必處主人之堂則外人不能害意怠非能不死也第合不死之道耳直木先伐甘井先竭誰不知之子今之被圍也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則陳蔡之庸人駭昭昭揚日月而行則陳蔡之賢知忘宜其不免此患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功名者眾人之功名也故一人可得而立之不可得而伐之與其以伐而致其墮與虧不若以功名而還之眾人之爲得也窮則道明雖爲有道之流而不明居達則道行卽爲立名之人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卷

牛集十一
卷三

而不名處猶然無知也無能也爲純純常常之人耳間有比之爲狂者彼又削迹捐勢功成而退已無責備於人人亦惡乎責備於我焉此至人之不求聞達者也吾又何以聞爲臺哉孔子曰善哉以下孔子不必有是事恰爲大修行者苦志了道之標的也故辭交遊去弟子逃大澤粗衣菓食深山所居之人類如此至于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則得道以後事異類且可化而况同類乎孔子不得志於魯宋衛周陳蔡之間而親交疏問於子桑雽子桑雽曰假人有亡者曰休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爲赤子可以市所市能幾何吾知其非爲布也爲千金之璧爲吾累赤子之累甚於璧也則或

人之所未解矣林回曰尺璧雖重利也赤子雖輕天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之時而不能保其利必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之時而天不可解必相收也相棄之與相收奚待智而後辨哉天下有君子淡若水之交卽有小人甘若醴之交有淡以親之君子卽有自以絕之小人彼親友人也非天也無故而合者則無故而離散以人也非散以天也孔子于是絕學捐書令弟子不爲揖讓之虛文而情愛彌篤昔舜之命禹曰天下凡有形者皆有情形易離而情易勞故形莫若緣而因之則不離情莫若率而易之則不勞又何必文物以紀之聲名以發之哉似併虞夏之書亦絕而捐之矣莊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卷一

牛集十一
火上

子衣大布之衣補結繫履而見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儻也莊子曰有道德而不能行者之謂儻衣繫履穿士之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爲貧也非憇也君獨不見夫獮猿乎其王長於柟梓豫章也雖善射者無所施其巧及其危行側視於柘棘枳枸也筋骨非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雖便捷者未足以展其能也今周所遇非時而欲無憇奚可得耶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孔子困於陳蔡七日不火食所缺者火也故以槁枝擊槁木而歌焱氏之風其歌雖有具而無數有聲而無音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心識者咸知其不怨不尤也仲尼恐顏回之推已而至於過大愛已而至於過哀乃曰凡

人有眞宰本至完也天定之矣此先天也而無爲後天所損
猶易也亦至足也人成之矣此眞人也而毋爲世人所益則
甚難也今日吾困於陳蔡於事爲始俄而變遷又爲局之卒
矣人事之不停與天道之周流一也夫今之歌者其歌誰耶
歌天乎而吾不受天損歌人乎而吾不受人益始信吾命有
所制矣何謂無受天損易夫飢渴寒暑天地有推移而吾亦
與之爲推移後天而奉天時也臣且不敢以逆君而人其敢
違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夫名位爵祿乃外加己之所無非
益己之所以有人不明盜之卽暗竊之君子賢人之所不爲也
而吾何爲取之哉故曰鳥莫知於鶴鶴非其所處則目不妄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毛

牛集十二
卷之三

視非其所食則口不妄食戊己不爲巢知天也畏人而襲人
知人也春社來而秋社去知時也何謂無始而非卒夫造化
之禪代往過來續吾不知其禪安知其終始吾方觀化而不
敢與造化爭衡惟有守正以待陳蔡人之自退爾何謂人與
天一耶天非人不因今日所遇之人而皆天之所使故曰有
人天也人非天不成今日所遇之天而人不能貪其功故曰
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而人之不能有其天此何以故性存
則天存性亡則天亡也惟聖人生知安行與天偕行體逝而
終與天偕往天人無分世之爲聖人能有幾哉莊周遊於彭
陵之樊有異鵠自南方來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

何鳥哉翼天逝難目大覩希褰裳蹠步執彈而留之覩一蟬
方得美蔭而忘其身不知螳螂之在後也螳螂執翳而搏之
見利而忘其真不知異鵠之在後也異鵠快螳螂之在前見
利而忘其真不知莊周執彈之在後也異鵠快螳螂之在前見
螳螂召鵠二類相召也而竟忘犯栗林虞人之禁以取其誚
責也乃省悟曰吾聞守身者內外交養今吾守吾形焉耳爲
一鵠之故而忘身犯其禁何異觀濁水者不知其濁迷清淵
者不知其迷乎人能鑑於清淵卽知利爲害之所倚矣而美
中有惡亦猶是也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二妾其一
美而一惡惡者寵貴而美者疏賤陽子問其故逆旅人對曰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云

牛集十一
川入

美者不忘美自以爲美則有驕心吾不知其美也惡者不忘
惡自以爲惡則有謙心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識之天下
無往非道也無往非學也使人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
而不爲人之所愛哉其庶幾遊於道德之鄉乎未有不免於
患也